

凤凰木

投稿邮箱
hxdbfhn@163.com

我的泉州阿嬷 ●郭顺敏



▲拍摄于1954年,我的阿嬷、母亲、大姐、大哥、二哥。

遇见自己的“张怀民”

●孙玉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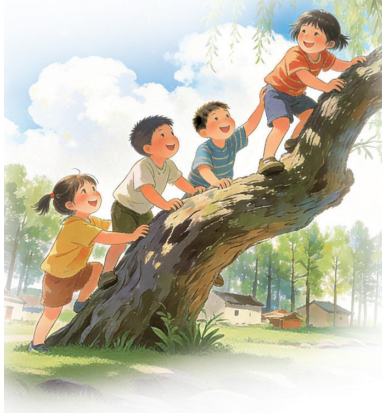
元丰六年,苏东坡被贬黄州(今湖北黄冈)的第四年。有天晚上,他正要睡下,看到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,索性起身出了门。一个人赏月终究无趣,便信步朝承天寺走去,那里住着同样被贬到黄州的朋友张怀民。

那个夜晚在苏东坡笔下不过八十余字: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,解衣欲睡,月色入户,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乐者,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,相与步于中庭。”两个被朝廷放逐的失意之人并肩走在庭院里,月光洒下。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每个夜晚都有月亮,竹柏也常见,但找一个志趣相投的人是难得的。

世人皆知苏轼,对张怀民知之甚少:只知道他名梦得,字偃佺,元丰六年被贬到黄州,担任齐安主簿。他在住所旁修建了一座亭子,苏东坡将其命名为“快哉亭”,并写下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。这既是对张怀民气度的钦佩,也是二人精神世界的写照。不难猜测,苏轼的深夜造访非但没有打扰到他,反而成为两人共赏月色的契机。

九百多年后,他们的故事被重新发掘。网友羡慕这份神仙友谊,戏称“苏轼爱熬夜,怀民亦未寝”,纷纷寻找自己的“张怀民”。他们寻找的,或许并非半夜赏月的那个人,而是一种不担心打扰到别人的默契。

一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,往往是他精神世界的镜像。苏轼洒脱,张怀民亦从容。所谓遇见自己的“张怀民”,其实是遇见那个不怕被你“冒犯”的人。拥有这样的默契,才有可能成为生命中同行的人。



世人印象里的阿嬷,总是眉眼温柔、和蔼可亲。可我那位泉州阿嬷李巧娟,却是旁人眼中特别的模样。她少有笑意,常年一身素黑布衣,挽着利落的发髻,额前围着闽南旧式额帕,身姿挺拔地立在老屋门前,神色肃穆沉静。

旁人提起我们家,总会心生疑惑。父亲姓王,母亲姓纪,阿嬷姓李,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却全都姓郭。无人知晓,这特殊的姓氏排布,藏着一代人的身世浮沉。我们随素未谋面、早年远赴南洋的阿公姓郭,而我的阿嬷,这位生于清末、长于乱世的泉州女子,一辈子的悲欢离合、坎坷困顿,都紧紧系在了“郭家”二字之上。

1905年,阿嬷出生于泉州洛阳后埭。十九岁那年,她满心期许,裁好嫁衣,静待远赴南洋的未婚夫归来,圆满一场俗世良缘。可命运猝不及防,倾覆了所有美好,等来的不是归人,而是一场噩耗——未婚夫乘船归乡途中,遭遇海上暴风骤雨,不幸葬身沧海,永远留在了回乡的路上。

旧时代的闽南,礼法森严,命不由人。一夜商议之后,族老定下归宿,让年轻的阿嬷改嫁未婚夫的弟弟郭千,也就是我的阿公。彼时郭千年长她六岁,两个素不相识、毫无情意的年轻人,被世俗规矩、宗族礼数强行捆绑在一起。

谁也未曾想到,这场仓促将就的婚姻,仅仅维系了二十四天,便成了一场有名无实的空壳。婚后不久,阿公郭千便远赴南洋,仓皇逃离了这段被动缔结毫无感情的婚姻。

没有怨天尤人,没有哭啼沉沦,阿嬷默默收起崭新的嫁衣,扛起粗重的扁担,从此成了奔波于泉州山野街巷的女挑

夫,以一己单薄之躯,扛起了无依无靠的人生。晚年时,阿嬷常喃喃念叨一句闽南老话:“肩头当路走,脊背做盐堆。”每每想起这句话,我总会热泪盈眶。短短十字,道尽了她大半生的颠沛劳碌、辛酸隐忍,道尽了一个旧时代闽南女性,在绝境里咬牙谋生的坚韧与孤勇。

婚后多年无依,阿嬷抱养了四岁的幼女,也就是我的母亲。彼时挑夫谋生何其艰难,日日奔波劳碌,一日工钱仅有一两角银元,堪堪够换三斤糙米,勉强糊口度日。自打踏入郭家大门,母亲的童年,便伴着无尽的辛劳与清贫,从未有过半分安逸。阿嬷一生被生活磋磨得刚烈执拗,不懂温柔体恤,只会以自己历经苦难的方式严苛待人。

父母成婚之后,大姐降生,清冷的老屋终于有了烟火暖意。一生执念香火传承的阿嬷,满心欢喜,又虔诚焚香许愿,祈求上苍赐一位男孙。她许下诺言:若得男孙,往后余生,年年除夕不吃年夜饭,将佳肴悉数留给儿孙。

或许是赤诚之心感动天地,大姐两周岁当日,大哥顺利降生。从此姐弟二人同日生辰,阿嬷对这个男大孙的大哥,更是倾尽偏爱。只是岁月总有冥冥天意,有一年除夕,阿嬷一时疏忽,忘了昔日誓言,用了年夜饭。不久后,她意外摔伤骨折,病痛缠身。这场变故让阿嬷终生愧疚,心有余悸,此后数十年,她恪守诺言,再无半分逾越,以一生的自律,守护着对儿孙的期许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远走南洋半个多世纪的阿公郭千,忽然传信要回来,要叶落归根。半生疏离,阿嬷心中尚存一丝期许,以为他漂泊半生,总能攒下些许积蓄,贴补家用、安度晚年。可世事终究辜负了她最后的期盼,阿公一生一事无成,身无分文,连归国的路费,都是乡邻亲友慷慨资助。

半生空守,半生期盼,最终换来一场彻底的落空。阿嬷悲愤交加,满心的委屈和不甘,数十年的孤苦尽数爆发。往后余生,她见他便厉声斥责,即便晚辈善意照料阿公,也会被她严厉责骂。两位老人,一场捆绑一生的婚姻,隔着数十年的山海与隔阂,直至双双离世,终究未能和解,终身陌路。

阿嬷的人生,满是遗憾与艰辛,却终得岁月温柔收尾。暮年之际,儿孙绕膝,晚辈孝顺温存。

旁人眼中,我的阿嬷不够温柔、不够慈祥,性情刚烈、不近人情。可回望她跌宕坎坷的一生,我只看见一位泉州女子的坚韧与担当。她平凡、执拗、隐忍又热烈,用一生的苦难与坚守,书写了旧时代女性最沉默、也最磅礴的力量。

树上的童年 ●杨丽丽

在乡下长大的孩子,大抵都练就了一身爬树的本事。树是村庄的骨架,一重重绿影围着村落生长,杨树直挺挺地戳向云天,槐树撑开浓密的伞盖,各类果树沿着屋舍、田埂错落站着。满眼的树,便给乡下孩子的童年,添了数不清的乐子与去处。

放学的铃声落定,一群半大的孩子便凑到一处,脚步自然而然往村西的小树林挪。那是我们独有的天地,是藏在枝叶间的游乐场。

林子里最出名的是一棵歪脖柳树,树干斜斜地探出来,枝桠低低垂着,像是特意俯下身来接纳我们。不必费多大力气,手脚一撑,便能稳稳攀上去。

我们总爱在树上比试。比谁手脚麻利,最先摸到最高的枝丫;比谁寻得的树杈最安稳,能舒舒服服倚在上面;也比谁定力足,在晃悠悠的枝条上站得最久。人栖在树上,风穿过枝叶在耳边沙沙响,那一刻,我们仿佛就成了树的一部分,守着这片绿荫,自在又快活。

如今,我已经长大成人,离开了故乡,奔走在异乡的街巷,再少有机会攀上一棵树。可每当静下心来,童年那些栖在树上的时光,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林间的风声、伙伴的嬉笑,还有攀爬时的忐忑、登顶后的畅快,都妥帖地藏进记忆深处,成为人生路上一份温柔又坚实的念想。



荔枝红了芒种天

●留丽灵

芒种前后,闽南老家的日头像长了刺似的,亮得扎人。田里的稻子忙着抽穗,树上的蝉急着开腔,后山那棵老荔枝树,也在这时候悄悄红了脸。

“芒种夏至,荔枝赤蒂。”这是奶奶常说的一句话。记忆中,每到荔枝成熟时,奶奶总会挑一颗最红的递给我,指甲轻轻一掐,薄壳裂开,露出白玉般的果肉,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,甜得人眯起眼睛。

记忆里的芒种天,总是和父亲上树摘荔枝的画面连在一起的。那会儿我还小,仰着头站在树下,看父亲光着脚,腰里别着竹篓,三两下就攀上了树杈。他在上面喊:“接好了!”一簇簇红彤彤的荔枝便落下来,划过阳光,奶奶仰着头,踮着脚,高高举着双手去接。

接下的荔枝一簇簇排排站,由我将它们搬到大箩筐。偶尔偷吃一颗,被奶奶逮住,她也不恼,只说:“小馋猫,卖剩的还要留着做酒呢。”可她还是会挑几颗最大的挑几颗塞到我手里,“来,吃这个,核小肉厚”。

摘下来的荔枝,很快会有人来收购。但奶奶会特地挑一些收起来,再分成三份。一份现吃,一份送给左邻右舍,剩下的那份,是做荔枝酒的。

做荔枝酒是奶奶的绝活。她把荔枝一颗颗剥去壳,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挑出核,果肉完整地落进大玻璃罐里。一层荔枝一层冰糖,码得齐齐整整,再倒进自家酿的米酒,没过果肉。最后封上盖子,搬到阴凉的角落里。我趴在罐子边上看,红红的果肉在酒液里浮浮沉沉,像是装进了一罐子的夏天。

后来,我一年年长大,父母都去城里打工了,摘荔枝的活便落到了我肩上。头一回爬树,双腿直抖,奶奶在下面喊:“慢慢慢慢,踩稳了再往上。”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把竹篓系在腰上,伸手去够那一串串沉甸甸的荔枝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,碎金似的落在手臂上。我在树上摘,奶奶在下面接,和多年前一模一样——只是她的头发白了,背也驼了,接荔枝的动作慢了许多。可她的笑没变。

如今,奶奶已离去,再也没人做荔枝酒了。可每到芒种,我还是会回到老家,爬上那棵老荔枝树。夏风拂过,我咬开一颗荔枝,汁水溢了满口。甜里带着一点酸,像芒种的风,像奶奶的笑,像这些年走过的日子。